



榨糖的季节(李浙安油画)

## 两根大烟囱，难以抹灭的印记

笔者老家位于离糖厂两公里远的塘河支流边，记得儿时每次坐客轮往返瑞安的时候，一定会经过糖厂所在的温瑞塘河岑岐段。

那些年，赶上糖蔗收获季节，塘河里挤满了运送糖蔗的大小小船，密密匝匝地挤在码头边等待过磅。糖厂前面的公路上，排列着长龙般运输糖蔗的汽车、板车，好不热闹！在糖厂工作过的市双环工业公司原总经理陈朝麟说道，塘河里排队的船只从岑岐桥以北一直排到金后村，绵延数百米，约莫上百艘。有些调皮的孩子会趁着大人休息、场面杂乱的间隙，爬到糖蔗船上或堆场上偷吃糖蔗。更有甚者，乘人不备，在岑岐桥上往船上扔铁钩，钩走一捆捆糖蔗，当然也有人失手被当场捉拿。那时候，常常因偷糖蔗、搬运糖蔗等发生斗殴事件，为了加强保卫工作，还专门成立了糖厂派出所。

糖厂所在的位置，位于岑岐山麓以东，104国道以西，岑岐大桥西南侧。目前已被两座现代化的汽车文化创业园所替代，分别是冠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五洲汽车文化创业园。即便距汽车文化园数百米开外，仍能遥遥地望见岑岐山麓两根大烟囱，这几乎成了糖厂的标志性建筑，它们仿佛是时代的守望者，静静地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与沧桑。

这两根烟囱，一根为红砖材质，另一根为青砖材质。青砖烟囱上依稀刻有“地方国营浙江瑞安综合糖厂”的楷体字样，烟囱壁上的大部分字块已经脱落残缺，但字迹仍能清晰地辨认出来。糖厂退休职工余维芬说，青砖烟囱是厂内最早的烟囱，下面原来连着三台4吨规格的大锅炉，而远处的红砖烟囱是扩建时造的，连着两台10吨锅炉。原先厂区共有4根烟囱，已经拆掉的2根，分别连着6吨锅炉和2吨锅炉。

我在糖厂里干了一辈子，这里的每一个

## 糖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

当时的岑岐糖厂，堪称瑞安工业的一面旗帜，在制糖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为浙江省的主要制糖厂家之一。

糖厂曾在1979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，经四轮征地，面积最多时达100亩。扩建后的糖厂日榨鲜蔗能力提升至1000吨，其日榨鲜蔗能力在扩建后显著提升，为瑞安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糖厂主要生产白砂糖、赤砂糖、瓦楞纸等，这些产品曾是国家计划分配的重要物资。这一时期的岑岐糖厂，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税收入，其1958至1986年累计创下的利税达4200万元，约占同期瑞安利税总额的四分之一。糖厂生产出来的瓦楞纸远销全国各地，当时的岑岐糖厂号称“浙江第一糖厂”，名不虚传的。

那么，综合糖厂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？提起糖厂创办史，不得不提现年83周岁的钱学义（塘下镇场桥人）。他担任过糖厂副厂长，经历了糖厂初建、扩建和停产各个阶段。糖厂于1957年开始筹建，1958年选址岑岐山麓建厂。建厂初期糖厂行政级别很高，书记、厂长由县委领导兼任，当时副县长崔传珍兼任厂长，县委副书记（或县委常委）韩东兼任书记，副厂长由李鸿庆担任。三位领导带着29人的团队到广东汕头一家规模较大的国营糖厂“取经”。

当时之所以选址岑岐山麓建糖厂，钱学义认为，主要是考虑到该地交通非常便捷，背靠岑岐山，毗邻温瑞塘河和国道这两条交通大动脉，糖蔗运输非常便捷。糖厂还有专门的码头，不过现在已经改为加油站。而且糖厂刚好在糖蔗种植区域的中心地带，东面是梅头、塘下、汀田、莘塍、东山等大片广阔的糖蔗种植区域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。

钱学义称，糖厂创建的历程充满了艰辛。1958年虽然成功建厂，但大型设备未运到，开始只能利用小型的压榨机进行生产，摸着石头过河。直到1959年5月，随着福建安装队带来大型设备，成功试车，进展顺利。这年10月份，钱学义也从瑞安县第二工

角落我都非常熟悉！每一道生产工序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！在老糖厂旧址里，余维芬对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。糖厂大得很，下面还有好几个厂，造纸厂、水泵厂和漂染厂等，每个厂下面都分好多车间，比如糖厂里面分压榨车间、澄清车间、制炼车间、酒精车间等，纸厂下面有蒸球车间、打浆车间、抄纸车间等。哪个车间在哪个位置，他都如数家珍。可惜的是，厂区大多数生产车间被悉数拆掉，设备折价卖掉了。现在除了剩下2根烟囱、2个水池等部分建筑之外，只有宝坛寺隔壁荒废的宿舍区了。

随后，他带笔者来到毗邻的宿舍区，这儿大门紧闭，铁门、铁锁锈迹斑斑，宿舍楼共有11幢，楼前杂草丛生。进入其中一幢4层宿舍楼，里面杂物散落，空空荡荡。当时糖厂的工人在榨糖季节，通常需要住在宿舍，11幢楼都住满了人，最多时有300多人同时居住，需要随时加班加点工作，以确保糖厂的正常生产和供应。

这些残存的建筑都带着浓浓的苏式风格，成为糖厂不多的实物见证了，对于研究糖厂工业历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。

余维芬这位糖厂老员工，是汀田街道联前村人，于1979年参加工作，到糖厂家属厂包装制品厂工作，当时包装制品厂属集体性质的企业，待遇比不上综合糖厂。1983年，其父亲从综合糖厂病退后，余维芬才顶替了父亲的岗位，成为糖厂的一名正式职工。他先在制糖车间担任统计员，从事统计工作，后来又转到糖厂下属的纸厂，负责会计工作。90年代后期，又先后在双环工业公司下属的皮革化工厂、公司总部工作。由于工作认真，情况熟悉，退休后仍被双环工业公司返聘，协助做好企业党建工作。现年63周岁的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，希望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余热，贡献力量。

校毕业，被分配到糖厂做学徒工，赶上班厂的好时光。1962年，钱学义转入糖厂做技工、电焊工，1966年任团支书，1977年至1983年担任糖厂副厂长。

后来，钱学义又经历了糖厂扩建过程，同样非常艰辛。糖厂原设计日榨糖量350吨，但到70年代末期，由于糖蔗种植面积迅速扩大，糖蔗年供应总量已经达到6万至10万吨，糖厂现有的生产能力根本难以消化。当时即便通过技术革新，也只能达到每天500吨的榨糖量，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，况且一旦生产周期拉长，容易使存放的糖蔗发生变质。糖厂、蔗农等各方的利益都会严重受损，所以把生产规模扩建到千吨以上迫在眉睫，并提上了议事日程。

钱学义称，记得当时是张明老同志抓糖厂扩建工作。组织派遣他和梁鸿陶、潘文贤等人先后赴省轻工厅、国家轻工部具体对接扩建工作。刚开始上级轻工部门不同意扩建，经过他们多方解释和对接，上级部门最终同意糖厂扩建要求，并予以批复。这时候，钱学义等人紧锣密鼓，从安徽省合肥轻机厂、广东光明安剂化工厂调集设备，还到日制糖千吨的广州某糖厂学习取经。一直到1979年才终于扩建成功，这时糖厂总占地面积达到99亩，日榨鲜蔗达到1000吨，一跃成为浙江首屈一指的大型国营糖厂。当时全国千吨生产规模的糖厂并不多见，好像只有40多家。钱学义说。

扩建后的厂区内部分布局紧凑而有序，高耸的烟囱，庞大的锅炉房、繁忙的压榨车间和制糖车间，构成了糖厂的核心区域。

此后，钱学义见证了多次技术革新。每一次突破，都凝聚着团队的智慧和汗水。在他的回忆中，那时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共同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，同事之间的关系简单而纯粹，工作中互帮互助，生活中互相关心。在糖厂工作的日子里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瞬间和经历。无论是与同事们并肩作战，还是与糖厂共同经历的起伏跌宕，都成了他心中宝贵的记忆。

## 岑岐糖厂的峥嵘岁月

## 光辉历程

余盛强

岑岐糖厂，全称“地方国营瑞安综合糖厂”，简称“瑞安综合糖厂”或“瑞安糖厂”，位于瑞安岑岐山麓、温瑞塘河汀田岑岐段边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它曾是瑞安最出名的国营“四大厂”之一。它于1957年筹建、1958年正式建成并开榨，创建时采用亚硫酸盐法制糖，日榨鲜蔗350吨，1979年扩建后日榨鲜蔗达千吨，位列浙江省11家制糖企业之首，被国家轻工部列为大中型企业。

这家日榨糖千吨的“超级大厂”，也造就了一个个传说和故事，不少的瑞安人在那里工作、生活和成长，或许他们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。而人们每每看到糖厂的老照片，总是心潮澎湃。糖厂虽然已消逝于历史的尘烟中20多年了，应运而生的企业文化也日渐沉寂，但糖厂对瑞安经济的贡献以及曾经的故事，不会被历史遗忘。



糖厂食堂饭票



原糖厂宿舍



扫一扫，看电子版

## 那时候，年轻人以进糖厂为荣

那时候，糖厂这样的国营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中坚力量，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讲，能够进入糖厂工作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儿。胸前别着厂徽，他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，显得倍有面子，未婚的糖厂青年也自然成为社会首选的择偶对象。

制糖是个季节性工作，在糖厂工作，一年只消干两三个月，休息时间可达七八个月（当然糖厂下属的纸厂全年都在生产，与机关单位不同）。糖厂福利优厚，设施也很齐全，图书室、灯光球场、电影院等设施一应俱全，也难怪有些职工宁愿常年“赖”在厂内，也不愿意回家。那时，全厂的工人以厂为荣，特有自豪感。

余维芬说，他70年代末进糖厂的时候，是糖厂最为红火的光景。进入厂区，仿佛踏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高大的厂房，轰鸣的机器，还有那别着统一厂徽、忙碌而有序的工人们，都让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。每年随着10月份榨期的到来，糖厂迎

来最繁忙的时候。因为生产的需要，糖厂要请大量临时工帮忙堆糖蔗渣、搬运入库等工作，此时厂里会临时招收一批季节工人。每当此时，糖厂里的工人数量是平日的两倍多。糖厂生产线24小时不停机地生产，工人们实行三班倒，五六百名正式工人再加上几百名季节工人同时忙碌着，甚至带动汀田整个地方都马不停蹄地运转起来。1973年、1974年糖蔗收购量高达10万吨，创下了瑞安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家家户户烧柴火，糖蔗渣成了上好的家用燃料。糖厂文化娱乐设施也很齐全，图书室、灯光球场、电影院等设施一应俱全，也难怪有些职工宁愿常年“赖”在厂内，也不愿意回家。那时，全厂的工人以厂为荣，特有自豪感。

余维芬说，他70年代末进糖厂的时候，是糖厂最为红火的光景。进入厂区，仿佛踏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高大的厂房，轰鸣的机器，还有那别着统一厂徽、忙碌而有序的工人们，都让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。每年随着10月份榨期的到来，糖厂迎

## 80年代中期，糖厂开始走下坡路

上世纪80年代，糖厂开始走下坡路。陈朝麟说，他自1981年参加糖厂工作以来，感觉糖厂的生产时好时差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粮食需求量大幅增加，加上成品与原料价格开始倒挂，原先种植糖蔗的区域大量改种水稻。笔者看到一份调查报告指出，由于种蔗效益降低，农民种蔗积极性下降，从1980年开始糖蔗生产已经逐年下降，1980年是1.35万亩，收购量是6.25万吨；1981年是1.26万亩，收购量5.87万吨；1982年是0.8万亩，收购量仅3.5万吨。特别是1986年后，由于瑞安境内糖蔗基地的严重萎缩，鲜蔗收购量骤减，甚至出现了无糖蔗榨糖的情况，岑岐糖厂的生产期缩短至仅12天，设备长期闲置。糖厂不得已放弃了其中一项主要的业务——榨蔗，逐步转为以翻炼原糖为主。

陈朝麟认为，糖厂走下坡路，除了原材料供应严重不足的原因外，最主要还是来自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阵痛。从大背景来讲，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，农产品与食糖市场的开放，糖厂的管理与运作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在此背景下，1990年，岑岐糖厂因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而停产。1992年12月，为彻底解决助剂厂消防安全隐患问题，市政府决定，瑞安市综合糖厂与瑞安市助剂厂合并组建瑞安市双环工业公司，下设瑞安糖厂、纸厂、皮革化工厂、助剂厂、水泵厂、漂染厂、机械厂。至此，这家有悠久榨糖历史的制糖企业彻底告别了制糖业。岑岐糖厂的停产，不仅标志着温州地区制糖业的衰落，也反映了当

## 呼吁：糖厂工业记忆的再生

工业遗存见证了城市发展的过程，是城市重要的记忆载体，也是有形的历史资产。

有专家表示，岑岐糖厂作为瑞安一家知名制糖企业，其旧址具有相当重要的工业遗产价值。它不仅见证了瑞安工业及制糖业的发展历程，还承载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和情感。人们关心的，不仅仅是面上的建筑，更关注糖厂共同奋斗的工业历史过程，尤其是制糖的工业遗址于这片土地上辛勤创造留下的文化记忆。

在我国许多地方，许多国营企业工业遗址已被列为工业遗产，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，实现创造性价值转化，丰富了旅游供给和市场。比如，杭州对运河边“大油桶”的改造，使小河公园成了远近有名的“网红打卡点”；苍南县矾山镇曾是矾矿采掘业的重要基地，如今成为了一处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的露天博物馆。

应维光无奈地称，他们曾经考虑将糖厂旧址里的2根烟囱进行维修，作为文创和网红打卡点，但一听报价需要60多万，只好作罢。想想有限的资金肯定还是要先用到“刀刃”上，比如职工福利待遇

遇方面，因此提升之事只能暂时搁置，待今后条件成熟再作打算。

笔者认为，糖厂的再利用过程中，不能仅仅关注地块的经济价值，也要注重对制糖设备、工艺流程呈现和几代糖厂人的集体记忆。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瑞安工业遗址相当丰富，除了综合糖厂旧址，还有百好乳品厂旧址、平阳坑钾氮肥厂旧址、远东蛋厂旧址、机床厂旧址、新华前池糖酒厂旧址等众多遗址，工业风与人文风同样交相辉映。我们期盼，包括糖厂在内的诸多工业遗址通过科学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，与文化、创意、艺术深度融合，持续提升尊重历史、传承文脉的底蕴，与城市有机更新结合、产业创新升级、文旅融合发展协同推进，赋能社会经济发展。



左边是红砖烟囱，右边是青砖烟囱

（感谢钱学义、陈朝麟、应维光、余维芬等同志为本文撰写提供帮助）